

## 温暖的拥抱

梅莉

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我最喜欢的是拥抱。

这次回家,见到妈妈,首先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赞她气色好,过得比同龄人至少年轻十岁。女人什么年龄段都爱美,妈妈听我夸她乐开花。许多病都与心情有关,老年人因身体病痛多,很容易情绪低落,每天打电话或者视频我都会拼命夸妈妈,她听了开心,身体也会硬朗起来。五年前妈妈动过一次大手术,后期恢复得还不错,每次听到她用中气十足的声音抱怨阿姨今天的菜做得不够好吃时,我都会偷着乐,这么大大咧咧,说明身体还不错。过年回家,除了陪妈妈唠嗑,还帮她按摩手与脚,痛风使她的关节经常肿痛。如果按摩可以使她心理上愉悦一些,那也是值得的。

年初五去先生老家,今年先生家的大家庭喜添新丁,出生刚九个月的小人儿,于是第一次见。这是个非常惹人疼爱的宝宝,白里透红的肤色就像年画娃娃,逢人便笑,露出两颗小奶牙。我在想,他妈妈在怀他的时候,一定心情很好吧,生了个这么快乐的宝宝。当我抱起他肉嘟嘟的小身体,嗅着宝宝身上特有的奶香,亲亲贴贴他的小脸蛋,有一种奇妙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小小的生命传递于人多么巨大的能量,快乐宝宝长相性格随爸爸,他的爸爸也是个干净清爽的年轻人,想到这些就觉得这世界生机勃勃、郁郁葱葱、充满希望。

虽然年年回来,感觉小城几乎无变化,但我还是发现有些东西都在悄悄改变。比如,今年过年,没有哪家是在家里请客吃饭了,都是直接去饭店。先生家人丁兴旺,一般都要开两桌才坐得下。老家人的传统观念也在改变,不再心疼在饭店吃饭花钱多不实惠了,虽然嫂子们个个都做得一手好菜。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是一年比一年好吧。

因为怕堵车,年初七清晨我们就出发了。先生的哥哥来相送。自从他父母不在之后,长嫂如母,嫂子充当起我婆婆的角色,循例要给我们带上很多小城风物,还贴心地备了路上堵车吃的食物。临别时,其中一个嫂子走过来很自然地拥抱了我,那种温暖的感觉使我如沐春风,我赶紧把这暖意传给另一个嫂子,拥抱了她。这是我和嫂子的第一次拥抱,感觉小城的女性在也在慢慢觉醒,不再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过完年,送女儿返京回校,在虹桥火车站,我和娃爸也是分别给她一个大大的熊抱,告诉她,照顾好自己,若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们,爸妈是可以为你托底的自己。虽然每个人的路都靠自己走,但让孩子觉得自己被爱着,心里就有安全感。

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但亲亲抱抱贴贴最直接,那为何不可直接一点呢?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温暖的拥抱》,男主的父母是医生,有洁癖,虽然他们给了孩子良好的教育和陪伴,却不肯给幼小的他一个温暖的拥抱。长大后,他成了一名有严重洁癖的强迫症患者,对拥抱有着本能的恐惧。直到后来遇见一名叫温暖的姑娘,他们彼此喜欢。爱给了他莫大的勇气去改变,去尝试,去治愈。最后突破种种困难,他俩终于成功地拥抱在一起。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的拥抱。

科学家说,爱源于接触,而非食物,人类对触摸的需要与生俱来。人的肌肤和胃一样需要进食以消除饥饿感,而进食的方式就是抚爱和触摸。

从今往后,我这个内向型人在某些时刻要做个奔放的外向型人,看见喜爱的人时,就不由分说地冲上去给TA一个热烈的拥抱。我这样想。



十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作协的同志约我到作家书店聚谈,从此开启了《文学志》长达八年的诞生过程。

《文学志》起笔时间长达60载,当年那些影响力颇大的老作家,有不少人已经年逾花甲或者步入古稀之年。我一方面有一种紧迫感,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才能顺畅地跟他们打交道。我先是列了一份名单,把采访对象的年龄、籍贯和原工作单位都写上,这样我就大概想好了如何跟他们提出采访要求。如果老作家是江浙一带人,我就通过电话用方言预约。开场白我事先也设计好了,言简意赅就只有三句话:首先是自报家门和陈述事由;其次是点明对方的创作成就;再次是提出采访要求,时间和地点都由对方决定。这样的三部曲,在老作家那儿一般都能奏效,由此,我不仅完成了资料长编的任务,而且还结识了一批忘年交。如今,有好几位已经远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编纂《文学志》,其实就是要全面梳理上海文学60年的发展过程。我以为,找出并记录下上海文学创作的某些特殊之处,是编纂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上海的工人文学、海洋文学和文史散文都有独特的创作特点,所以我花了较大精力去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

陆俊超是海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心胸也像海洋一般宽广。我第一次跟他打电话时,他不但



水墨喀纳斯 方忠麟 摄

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还说到他家里来谈就挺好。80多岁的陆先生身体还不错,亲自把我引进书房,除了回答我的问题,还跟我唠家常,直到袒露心声。他说在中国大陆好像没有海洋文学这个概念,不过在欧洲,不仅有海洋文学的分类,而且法国汉学家还郑重地把他的小说列为中国的海洋文学。根据他的提醒,我后来就梳理出了张士敏、张锦江和童孟侯等几位描写海洋生活的作家。海洋文学彰显了上海文学的有容乃大。

再次跟陆俊超见面,我意外地听到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说当他得知法国评论自己的小说“有点水”时,第一反应是有点吃惊,兴奋的情绪顿时凉了半截。后来经过一番认真反思,认可了这个说法。他告诉我,那个年代很多作家都有这种毛病,过分强化的政治性冲淡了艺术性,使得小说读起来水水的,很寡淡。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一旦作品问世,就好像一个孩子来到世上。你虽然对这个孩子充满感情,但是你却无法改变这个既成事实。“作品一旦问世,再版时就不能改动了。它的长处和短处都应该由读者来评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吸取教训,改进今后的创作,文学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金性尧是一位很受知识分子读者喜欢的散文家。他在后期的创作中,把兴趣放在了篇幅短小的文史散文上,完全抛弃了早期那种以笔代枪的外向风格,而在消极修辞上下功夫,从而使得他的文史散文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魅力。我对金性尧先生有过5次拜访。可以说,我们初次见面就相见恨晚,马上成了忘年交。金先生是浙东人,有明显的方言口音,而且耳背。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尽量多说话,这种对于后辈的关照,让我非常感动。他除了跟我谈文学,也谈生活。他说虽然自己家里有很多藏书,但是到了要用的时候,总是没有精力去翻找,干脆还是来到原单位古籍出版社,请图书室的工作人员找书,这样反而省时省力。

跟他聊得多了以后,感觉到文如其人还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文风的形成跟他的生活遭际息息相关。对于一位散文家来说,喜欢采用绚烂多姿的积极修辞手法的一般都是春风得意的;而经历过磨难的人,修辞也会变得沉稳而细腻,较少使用纷繁的修辞格,而是利用句式、词语和语气来含蓄地抒写。

记得最后一次见面之前,他知道我搬了家。他希望我不要因为距离远了就不再登门,不想失去我

老寿星的女儿因支持围棋比赛与我成为朋友。听她亲口夸赞时年92岁高龄的父亲,启发颇多。

老寿星平时非常重视仪表。每天不忘梳头刮胡子。裤线笔挺,而且多是他亲自熨烫的。我不免吃惊:“老爷子自己熨衣服可不简单啊!”“父亲烫了几十年了。”女儿回应淡然。

有一次为父亲买了一套衣服,父亲很喜欢,却提了个要求:“这套衣服适合配白皮鞋。”父亲的审美情趣虽让女儿忍俊不禁,同时也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题。这年头虽然皮鞋推陈出新,但是合适的白皮鞋,并非信手拈来。

老爷子退休之后的重要“日课”是逛菜场,最初是自个儿逛,大约80岁以后听从管制,改为由保姆陪着逛。逛菜是为安全着想,也能负责拎东西,减轻负担。至于买什么,当然听老爷子的——买的时候就设计好了晚餐吃什么,怎么做。然而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女儿工作忙,应酬多,电话一来不开口都知道,今天晚餐又回家吃了。老爷子对此想得开,女儿回来,一家子享受天伦之乐当然好;女儿不回来,那是她的工作忙,应酬多,是她的命,也就是老爸的命。菜场不会白跑,既锻炼了身体,又买到自己喜欢吃的,有什么不开心呢?

通过唠家常也就知晓老寿星这些生活细节而已,没有更多。但是,正如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仅凭老爷子的些

许榜样,足以得到以下感悟。也许过于浅显,让大家见笑了。

要尊重生命,要热爱生活。生命是有限的,生命只有一次,要感恩,要珍惜,要开开心心、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只要条件允许,就要像老爷子那样,随时正衣冠,保端庄。为保障营养,兼顾口味,菜场不要嫌弃。

要亲力亲为。做人切忌懒惰,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多动脑子,多动身体,有利于身心健康,自然乐在其中。老爷子亲自熨烫是其例。即使有委托他人的财务自由,但是亲自动手,自我欣赏劳动成果,穿在身上就更美,别有一番乐趣。

要助人为乐。退休了,正面接触社会机会就减少了,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助人呢?其助人者为乐乃是高尚的精神境界,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说法之所以流行,说明大家认可:帮助别人也是自身的幸福和修养。只要有助人之心,机会可谓随时随地。女儿做CEO,风光光,收入也高,这是大家表面看得到的。但是背后的压力和艰辛,旁观者未必体会得到,所谓冷暖自知。起码女儿享受家庭生活的机会乃至至于天伦之乐,恐怕还比不上平头老百姓。此时爸爸天天惦记着女儿,哪怕女儿多半无法享用,还执着地每天坚持准备可口的晚餐,正是助人为乐精神的生动写照。女儿倍感温暖,爸爸乐在其中,父女情意融融,人间美图一幅。



边看边聊

这个后辈小朋友,但他并没有直接表达这样的意思,而是委婉地说:“你搬家是好事,可是路就远了。”此时的金先生已经瘦骨嶙峋,风烛残年,但是他对文学依然抱着挚爱,对朋友依然满怀热情。

这样的老作家在上海还有不少,这是上海文学的幸事。

都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但老朽为了这盆“掌上花”不得不再三抒怀,为读者“三报花名”。

之前曾相继为书房的黄毛仙人掌写下过《花儿已过百日红》《花儿何止百日红》两篇小文,不知是花读懂了文,还是文打动了花,龙年元宵佳节前夕管遇上“桃花雪”,但它依旧争奇斗艳着,跨越三个年头,从“寅虎”开到了“卯兔”,又迎来了“辰龙”。

春节前,总感觉这开过百日的仙人掌子子孙孙于盆内显得过于拥挤,不得不到街上买个大花盆,换了盆,破了土,动了根,施了底肥。刚开始日夜为其担忧,因为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等我三亚运出差不多月回来,一踏入院子就忙跑到二层的玻璃房凉台察看,却见它更加郁郁葱葱了。其母掌圆润,色泽碧绿,层层叠叠长了三四层,布满黄小米似的绒毛;左邻右舍的子女们,向四周毫不顾忌地大胆簇拥起来,疏密有度,小的就像人合上的手掌,大的则似张开的手掌。这个硕大的家族越来越呈现出子孙满堂之势,于母体的簇拥和强大的保护下,柱顶上钻出的新叶仿如兔子的耳朵在偷听声音,那两朵小花恰似掌上明珠仍毫不疲倦怒放着,在不断衍生的兄弟姐妹的“叠罗汉”中照耀着一代又一代,从不同方向看都是红鼓鼓的,彰显出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我坚信它们不但是根连根,也一定是心连心。

这盆黄毛仙人掌确实让我这个十年专业园艺生涯的老花匠惊着了。且向老园艺技师请教后,都说也还未见过花期超过百天的植被。那两朵如淬火点燃般的红花,仍未有将落或衰败之意,甚至都不曾萎缩,也不曾落过任何一片花瓣,正与窗外的迎春花呼应着,绽放着。我相信世界上任何植物都有花败成籽的时候,那么,这盆仙人掌的花期到底会有多久呢?也许……能开过千日吧?!有点非分之想了,但老花匠拭目以待着了!

晚会演唱曲目中表现力最强的,演唱者声震四方,拿出了专业的音乐水准,台下观众连连叫好。

晚会的高潮无疑是欧阳娜娜的大提琴演奏。音乐时而热情奔放,时而沉郁忧伤,大提琴与钢琴完美配合,交替诉说。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忘的音乐瞬间。欧阳娜娜在台上很腼腆地和观众打着招呼,感谢邀请,并送上新年的祝福。

走出剧院,看到很多学生跑向剧场后门,想来是去追着合影了。我也可以厚着脸皮去后台看看的,但是和朋友相聚更重要。在哈佛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晚会,已经足够。

许多年前,我在美国的大学组织或协助组织了很多学生晚会,为海外的游子带去特别的慰藉。那时候哈佛的晚会总没时间去,留下一点遗憾。今年2月,哈佛大学中国学联的王一珺、学联春晚制作人谭笑邀请我看春晚。

与友人赵华吃过晚饭,一行人就向着“春晚”的老地方桑德斯剧院进发。夜色深处,柔光中一座暗红色的建筑就是桑德斯的所在。然而进去一看,完全没有晚会的影子。工作人员非常友好地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忙的,说话间耳边还传来了歌剧的声响。一看手机,不好,原来是今年地点有变动,我注意到,害得大家空

跑一趟。距6点的取票时间还早,于是大家打车赶去市中心的爱默生剧院。一到剧场门口,果然看到头顶的灯箱上赫然写着“常春藤春晚”五个大字。黄底红字的标识,在夜幕中格外耀眼。推门就看到里面早已人声鼎沸。门廊的左右两边都摆放着学生会自己设计的春节周边礼品,主题是“斗眼龙和他的朋友们”,龙年徽章、冰箱贴,各种款式的龙年贴纸,带有哈佛学联标志的手袋和小熊公仔等等,绝对是今年春晚现场的一大特色。

爱默生剧院高大的穹顶和四周金黄色的装饰让整个会场显得更加热烈而庄重。周围已经排满了摄影师,工作人员也分列有序。海报上写的“喜迎

新春,万事兴龙”,表达了海外学子对传统节日的期待,也能让人联想到游子们希望祖国百业兴旺的心愿。

演出开始了。民乐演奏《说书人》,把电音、舞曲、摇滚、爵士等元素融合在一起,令人耳目一新。哈佛阿卡贝拉合唱团的《光年之外》《总有一春天》,又让人怀想校园生活的青春和绚烂。新英格兰武术学院的武术连环展示,让笔者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成年武术高手和年幼的华裔武术学童同台演出,眼花缭乱的武术技法

让观众大呼过瘾。

有一个节目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是哥大相声社和弗吉尼亚理工相声社带来的《人在困途》表演。语言类节目本就是挑战难度比较高的部分,但表演者依然能够通过独到的演绎让人开怀大笑,实在不容易。同样还包括顶好喜剧的《小红帽历险记》,音乐和脱口秀的完美结合,成为另一个亮点。

后面的节目各有各的精彩:舞剧《山河列车》,带领观众坐上一列从大兴安岭出发最终到达西双版纳的动车。当“中国”二字铺开成东北的雪、杭州的亭、广东的汤、云南的花,山河卷轴随之展开,沁人心脾。民乐歌曲《歌行四方》,是整台

七夕会

## 时尚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